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經會元卷一上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禮經會元序

周官六典周公致太平之書也然汨於漢儒之注疏使
之道千載不明宋之文明濂洛諸儒相繼以出易
書詩春秋皆有成說周禮一經又得龍圖閣學士葉文
康公會元而表章於世實可以緝濂洛之未備矣文康
立朝正色與朱紫陽相友善則講貫之素有不苟然者
余蒞政之暇就其六世孫江浙提學廣居得其書而讀
之其出入諸經援引明瞻比事漢唐考覈精詳一洗漢
儒之陋誠有裨於治化者舊板之廢已久因重鈐梓以
廣其傳吁唐虞遠矣後之言治者莫過周公求周公之
治莫出於周禮有天下國家舍是無以法矣則是書之
傳豈曰小補之哉至正乙巳中秋日榮祿大夫江淅行
省右丞兼同知行樞密院事海陵潘元明序

欽定四庫全書

禮經會元
序

昔周公致太平之跡具載六官凡天地日月之遠山川
封域之近禮樂刑政之著夷狄鳥獸之微皆經綸區別
無不各得其宜此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傳諸萬世所
當守為律令而不可忽焉者也秦人欲肆其暴而惡六
經為害已乃盡舉而焚之其罪可勝誅哉漢儒掇拾殘
編斷簡於烈燄之中僅千百之十一耳然皆百孔千瘡
卒未有以理為之折衷者河間獻王妄以考工記而補
冬官之闕蓋亦陋矣故宋葉文康公生乎百世之下而

欽定四庫全書

禮經會元
序

確然有見於百世之上乃取經文之所存者會而通之
蒐羅櫟括曲暢旁達事數理當如指諸掌其補亡一篇
又皆以經補經盡洗漢儒附會之陋譬之美玉有闕以
玉補之不愈於用石乎公裔孫今江浙儒學副提舉廣
居奉遺藁獻之江浙行中書右丞榮陽潘公公命刻諸
梓且寓書俾余序其篇端余於文康無能為役而於禮
也則願學焉既幸其後有人又嘉潘公之樂善不倦乃
不辭而為之書至正二十六年歲丙午正月甲辰後學

臨海陳基序

欽定四庫全書

禮經會元
序

禮經會元目錄

第一卷

禮經 註疏 民極 官名 兼官 相權

邦典 官法 都則 馭臣 馭民 任民

賦斂 式法 侯貢 繫民 正朔 象法

考課 官刑 官叙 官屬 官聯 官成

朝儀

附圖

第二卷

欽定四庫全書

禮經會元
目錄

宮衛

附圖

膳羞 燕禮 饗食 耕籍 同姓

醫官 酒政 藏冰 鹽政 財計 內帑

錢幣 內政 門制 奄官 教化 王畿

附圖

封建 井田 荒政 鄉遂 軍賦 役法

選舉

第三卷

齒德 遷邑 社稷 教胄 諫官 和難

昏禮 市治 水利 重農 山澤 園遊

制祿 祭祀 郊廟 賓禮 禮命 瑞節

禮樂 天府 冕服 學校 祭樂

附圖

樂舞

詩樂

第四卷

卜筮 史官 明堂

附圖

繫世 名諱 天文

分星

附圖

車旗 兵政 將權 師田 賞功

馬政 火禁 險固 射儀 久任 圖籍

地理 刑罰 詛盟 鳥獸 遣使 夷狄

欽定四庫全書

禮經會元
目錄

補亡

臣等謹案禮經會元四卷宋葉時撰時字秀

發錢塘人理宗朝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致

仕卒謚文康是書名曰釋經而實不隨文箋

疏但舉周禮中大指為目凡一百篇皆旁推

交通以暢其說蓋取鎔經義以自成一家言

者時與朱子友善深詆王安石新法謂程子

所云有闕雉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

度正為安石而發是固然矣至其言冬官不

必補而訾河間獻王取考工記附周禮適以

啟武帝之忽畧是經甚且以為壞周禮自鄭

康成始皆過於非議古人未免自立門戶之

習其他臆斷之處雖時有之然亦頗有深切

著明可以施於實用者蓋時於經世之具嘗

究心焉未可概以經生常業例也乾隆四十

年十二月恭校上

欽定四庫全書

禮經會元

三

總纂官_臣紀昀_臣陸錫熊_臣孫士毅

總校官_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禮經會元卷一千九百七十七

經部

禮經會元卷一上

宋 葉時 撰

禮經

知有聖人之治法當知有聖人之道法離道于法非深
於周禮者也欲觀周禮必先觀中庸中庸曰大哉聖人
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夫禮儀三百經禮也說者謂

欽定四庫全書

禮經會元
卷一上

一

周禮是也威儀三千曲禮也說者謂儀禮是也二書皆
周公所述也中庸言聖道發育萬物復斂而歸之禮儀
威儀之中何哉蓋聖人之道洋洋乎極於至大而無外
優優乎入於至小而無間周公所書雖曰制度文為之
所在而聖人所以生物不窮與天並立者實出於其中
是誠中而不偏之正道庸而不易之正理不如是烏足
為生民立極為萬世開太平也哉雖然有周公則周禮
作有成王則周禮用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

人昔周公相成王兼三王之事監二代之文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事為之制曲為之防垂至治之法而先有亂日之憂處極盛之時而逆為衰世之慮紀綱制度纖悉必備於是乎周禮作焉君臣同德相與圖維以立政無逸之規模而植立鳬鷖既醉之事業以蓼蕭行葦之思意而講明洛誥周官之典刑精神心術疊疊忘倦於是乎周禮用焉井牧始於黃帝而九夫經野之制備弼服昉於堯而九畿分國之制詳典刑倅於舜而五刑麗民之

制具施諸今而不悖稽諸古而益彰此三者道之所以行也然此猶其大者又次如冠昏喪祭之文又其次如服食器用之度無不竭吾心思而經畫之微而至於羽毛鱗介之形又微而至於蠹狸鼯鼯之類而必為之區處各當而後已是禮也舉本而不遺末語精而不遺粗周公以之相七年之治成王以之致四十年之平周家以之永八百年之命即此一書可以發育萬物峻極于天非徒為三百禮文而已此周公之道所以為周公之

法與然周公豈有它道哉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禮一書皆此道也戰國孤秦而下道已不得其傳而周公之法隳矣漢武號為有志於道然承嬴劉之弊井田改而阡陌封建裂而郡縣肉刑變而笞箠三者行道之本漢去古未遠且不能以漸復區區官名之定服色之易正朔之改曾無補於治道之萬一河間所獻之書且不肯過目況望其勉強行道乎劉歆生當陽九之厄百六之會乃

欲取之以輔新莽彼何人斯敢輕議禮吁周公之法不行周公之道無恙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後世惟一唐太宗亦知周禮為真聖人所作而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是以徒發望洋之歎耳世儒嘗恨太宗不能修復古制以為唐自元魏北齊以來授民以田分民以鄉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一二繼以蘇綽在周約六典以建官而府兵之制微有端緒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五六又繼以隋文帝之富盛蘇威高頴

之損益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七八太宗躡其後而行之使其深觀詳察纖悉委曲有以補前代之未備則唐之治為周之治惜太宗之不為此也然觀魏齊周隋之時制度近古而卒無善治者道失其傳而徒法不能以自行也今觀貞觀之治世業以受田租庸調以取民七百三十員以建官十六衛八百府以置兵法非不良政非不善終不保其後之不變或者不原其道之不行而惟咎其法之未盡不思太宗行仁義方四年遽滿心於既

効已德色於致平聖人發育峻極之妙果如是易談邪彼知周公之法不行不足以行周公之道安知周公之道不行其何以行周公之法與蓋自周衰道之不行久矣子思子已逆知後世之不善用周公者也故曰待其人然後行金陵王氏以儒學相熙寧而嘗一用周禮柰何新經行而僻學興新法立而私意勝末流之弊罪有浮於漢儒者故程明道曰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正為斯人發也烏乎道其不行已夫後世

身君師之責者有能思周公之所思行周公之所行庶乎其可以為成周之治矣不然道之不行而徒法之是任未可以語周禮

註疏

周禮之出自劉德始累周禮者亦自劉德始周禮之立自劉歆始誣周禮者亦自劉歆始周禮之傳自鄭康成始壞周禮者亦自鄭康成始昔秦人滅學周禮以藏之山巖屋壁而獲存武帝時有季氏得之以上河閒獻王

德全書不得見得見五官斯可矣河閒獻王乃以考工記補之司空一職豈考工記之事邪觀其言曰國有六職百工與其一焉是以治教刑政之屬特與工匠器械等耳即此一語可謂不識周禮矣異時奏入祕府周禮雖存而漢君詆之以為末世瀆亂之書得非劉德一記累之邪故曰累周禮者劉德也周禮一書既不得行於武帝之世至成帝時有劉歆者獨識其書為周公致太平之迹亦云幸矣柰何身為國師取之以輔王莽乃為

泉府理財之說於是六幹立法則郡皆置市官即此一說可謂不知周禮矣當時奏入學官周禮雖存漢儒皆之以為六國陰謀之書得非劉歆一法誣之乎故曰誣周禮者劉歆也雖然累周禮者其罪小誣周禮者其罪大誣周禮者其法在壞周禮者其法亡何則劉德補亡善學周禮者皆知其為不類劉歆立法善用周禮者皆知其為不經禮經之學所賴以相傳者諸儒講明之功也今杜子春得之於劉歆鄭興鄭眾得之於杜子春鄭康成號為囊括六典網羅眾家蓋亦知所折衷矣胡為不抱遺經推究終始而乃憑私臆決旁據曲證此周禮所以不明而名後儒紛紜之議也大抵康成說經有五失一引緯書二引司馬法三引春秋傳四引左氏國語五引漢儒禮記姑撫一二言之周禮無天帝之異名而註有北辰耀魄寶之說後儒是以有天帝之辨此緯書之失也周禮無分野之明文而註有歲之所在我周分野之說後儒是以有分野之感此國語之失也丘乘之

政在周禮可推也鄭則曰甸出長轂一乘丘乘當為丘甸則丘乘之法壞矣此司馬法誤之也冕服之章在周禮可覆也鄭則曰三辰旂旗王服正為九章則服章之制紊矣此以春秋傳誤之也內司服以禕衣為后飾追師以副編為后飾而註曰夫人副禕則王后夫人之飾又亂矣此又以禮記誤之也不思漢儒緯書非聖人之書穰苴兵法非聖人之法左氏之語多誣戴氏之記多雜其可引援以證聖經邪不特此爾以御史大夫比小宰以城門校尉比司門以少內譬職內以尚書準司會以尚書作誥文類御史官制已大戾矣以漢箕方九賦以莽制比國服以國服為息加師旅以殷周變制議封建以鄉遂異制誣井田以貢助異法釋畿內邦國之稅此皆害周禮之大者也自康成之註既行而賈公彥一疏一惟鄭注之是解周禮制度合與不合不暇究矣儒者沿襲註疏之文考之於經而不合遂指周禮為非周公之全書是敢於叛聖人之經而不敢違漢儒之說也

吁劉歆之誣周禮一時之失而周禮之法尚在鄭康成之壞周禮千載之惑而周禮之法幾亡然而法未嘗亡禮未嘗壞讀周公之禮而行周公之法亦惟以聖經為據斯可也

民極

周禮叙六官首篇皆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唐太宗讀周禮至此嘆曰誠哉深乎蓋此數語周公作周禮之綱領故於六典迭言之夫

欽定四庫全書

禮經會元
卷一上

八

極之為言有中之義聖人以中道立標準於天下而使天下之人取中焉武王訪洪範於箕子以叙彝倫而五以皇極居中古今未有舍皇極而能立國者今以周禮考之土圭測景以求地中建國也面朝後市左祖右社辨方也朝分內外位別東西正位也公五百里至男百里體國也九夫為井至四縣為都經野也一曰天官至六曰冬官設官也一曰治職至六曰事職分職也而周公則總之以為民極焉極也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如

堯之立民是也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如周之敷言是也今周公所以為民立極者惟在王畿方位國野官職之中蓋王畿立而後根本定方位設而後等級明國野分而後疆理正官職舉而後綱目張民極之立孰有大於此者故周公不惟於天官言之而五官各引之以冠其篇首丁寧訓告若是諄複則是三百六十餘官事物物皆有極何往而非斯民之標準與蓋極之所在所以習民於尊卑等級之中而導民於禮樂教化之內消其亡等冒上之念而歛其安分知足之心斯民入則會其有極出則歸其有極經制烏乎而不定風俗烏乎而不淳嘗觀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又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以樂教和則民不爭至大宗伯亦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一則曰中和二則曰中和皆所以建中和之極也然而王畿之根本未定方位之等級未明國野之疆理未正官職之綱目未張雖

欽定四庫全書

禮經會元
卷一上

九

有禮樂刑政之具將安所施設邪周公立極之意必寓於七者之中而冠於六篇之首豈不誠哉深乎先正范公有言曰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愚竊曰經禮三百一言以蔽之曰為民極

官名

官之有名尚矣鄒子曰黃帝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以水紀太皞以龍紀少皞為鳥師顓帝為民師此官名之見於春秋傳然

欽定四庫全書

禮經會元
卷一上

十

也然古人命官或紀以瑞或紀以事名雖不同而於天地四時各有所配初非分掌天地四時也有如少皞有重該脩熙四叔是以四叔而掌五行堯有羲和仲叔四子是以四子而掌四時又非以是名官也今觀周禮冢宰曰天官司徒曰地官宗伯曰春官司馬曰夏官司寇曰秋官司空曰冬官是以天地四時名官而非分掌其事也夫既非分掌天地四時而加以天地四時之號是則以虛名而加實職也古人雲龍火帝之紀果亦如是

否乎又況以天名官而春官保氏之屬非天事乎何以不屬冢宰以地名官而夏官職方氏之屬非地之事乎何以不屬司徒司寇刑殺固為之秋司空水土固為之冬至如春春夏秋觀冬過並屬宗伯則宗伯不特主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並屬司馬則司馬不特主夏周人以天地四時分冠六卿之號果何意歟嘗以周官考之則知周人命官之意深矣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三公之官不備而三孤之職無間蓋三公不備者非三公兼六卿則六卿兼三公也三公猶且兼設況三孤乎惟其相兼攝也則經邦弘化燮理寅亮之職非六卿之責而誰責然則六卿之責不獨分職率屬阜成兆民而燮理陰陽寅亮天地之事皆預焉命之以宰伯四司之名而冠之以天地四時之號是以三公三孤之責而責六卿也分天地四時而冠六卿之名其次序若不相紊合天地四時而為六卿之責其脉絡未嘗不相

欽定四庫全書

禮經會元
卷一上

十一

通一治一教一刑一事苟有一之不得其職皆足以干天地四時之和以此見周人之任六卿也為不殊而待六卿也不敢輕矣豈徒設為加官之號以虛名而加實職如漢人以大司馬冠大將軍之上姑示尊寵而已哉雖然六卿分配天地四時而冢宰以天名官則其任責為尤重矣嘗觀虞書司徒敷典猶地官也而典則曰天叙秩宗典禮猶春官也而禮則曰天秩五服五章猶司服典命之職也而曰天命有德五刑五用猶司寇司刑之職也而曰天討有罪一則曰亮天功二則曰代天工同寅協恭無往而不以天自處今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何者而非天也以天官命冢宰而加於五官之上其待大臣也彌尊其責大臣也彌重故任大臣而不能致敬名曰褻天為大臣而不能任責名曰誣天昔陳平不知錢穀決獄而謂宰相順四時理陰陽丙吉不問清道群鬪而問牛喘謂三公典調和陰陽夫四時果順陰陽果和尚復何愧不和不順而姑藉是以文其不知不問之

失吾誰欺欺天乎惜無以天官之學告之者

兼官

周官曰唐虞官百夏商官倍考之周禮六官之屬凡三百六十是周官又倍於夏商也按天官之屬六十有二地官七十有九春官七十有一夏官七十秋官六十有六凡三百五十有二各官不預小宰言三百六十者舉大數也不特此爾天官自太宰小宰宰夫至旅下士凡六十有三此卿大夫士之數也為府者六為胥為史者皆十有二為徒者百有二十凡百有五十人此庶人在官之數也地官春官秋官皆然夏官掌兵則史十六人胥三十二人徒二百二十人通六官計之已一千五百有二人其餘六官之屬除地官鄉遂山澤等官及庶人在官者只合大夫士計之以多少相準一官不下四百人合長貳而言則六官幾三千人矣成周官吏可謂繁冗然卿大夫士之職分為六官之屬安知其不為兼官邪且以三公言之君奭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則太傅

不備矣顧命曰乃同召太保奭則太師太傅不備矣又有公兼冢宰者惟周公位冢宰是也有公兼司寇者太史司寇蘇公是也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又以公兼二伯也至如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此六卿之長也而以三公侯伯領之大而公卿必相兼攝則下而百司庶府獨不可兼攝乎案周禮言二卿則公一人是三公兼卿老也一卿則卿一人是六卿兼大夫也六軍將皆命卿是六卿又兼六軍之將也世

欽定四庫全書

禮經會元
卷一上

十四

祝夏采豈無可攝者乎若夫地官比閭族黨鄰里都鄙等官並無府史胥徒可知其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也其他如春官大司樂大胥太師太卜太祝太史夏官太僕小臣祭僕戎右齊右道右大馭戎僕齊僕田僕馭夫秋官廣行人小行人司徒等官亦無府史胥徒非上下相兼則它官相攝也惟夫相兼攝也則官制雖倍於古而其職不冗於古也大抵官惟其人雖公不備官事不攝夫子譏之然則成周之官雖無慮三千員而實不過三百六十屬也蓋古者天子建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今案周禮鄉老即三公卿大夫軍將世婦即六卿則知六官三百六十屬亦惟以此等大夫士為之雖六官所謂大夫士之數如彼其多其為兼攝可知矣至於府史胥徒之在官者天官有三千六百六十有六人春官有二千二百四十有一人夏官有三千二百六十有五五人秋官有二千六百五十有七人地官無常數冬官不可考只以四官計之已萬人矣是皆使民興

欽定四庫全書

禮經會元
卷一上

十五

能入使治之也其徒則大司徒起徒役而為之與考論周之官制大而公卿長貳次而大夫士之屬既有兼攝則官何嫌於冗下而比閭族黨小而府史胥徒之衆又興於民則數何嫌於多乎蓋周人因事以置官周禮因官以存名居官而不兼其職則官冗兼官而不存其名則官廢知周禮兼官之職又知周禮存官之名則可與言官制矣

相權

欽定四庫全書

禮經會元
卷一上

十六

周禮冢宰以天名官為一王之相兼三公之尊而位六卿之長自其主宰一職而言曰太宰自其主宰百官而言曰冢宰冢太之上也其權豈不重乎今觀太宰之職首曰佐王均邦國又曰佐王治邦國則是太宰以佐王為職也臣民之馭必曰詔王廢置之聽必曰詔王是太宰詔王而不敢自專也大事戒官曰贊王命王眡治朝曰贊王治是太宰贊王而不敢自用也夫宰相無所不統則亦無所不親今一則曰佐王二則曰詔王三則曰

贊王一政一事每每聽命於天子又焉用彼相哉蓋大君猶宗子也大臣猶家相也孰非宗子之家事家相必稟命於宗子而後行孰非大君之邦法大臣必稟命於大君而後行是以權自上出而廢置不敢干焉令由上出而聽斷若無與焉此古大臣所以無擅權之失也然而權在一人固宰相不得擅權在大臣亦宰相不得辭蓋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宰相者人主所與論道經邦而進退百官者也古人任相待之以誠而不疑畀之以權而不忌宰相固聽命於一人百官實稟命於一相豈有元首叢脞股肱自惰者哉是故六典八法八則之治則太宰所得以自行者也九職九賦九貢之入則太宰所得以自裁者也九式節財不嫌其專制國用也九兩繫民不嫌其貳得民心也四方賓客之小治聽之而不以為猜三歲誅賞之大計行之而不以為僭若是則太宰皆得以自用其權也不特此爾小宰則以歲會贊冢宰宰夫則以官刑詔冢宰司會則以廢置詔冢宰御史則

欽定四庫全書

禮經會元
卷一上

十七

以治令贊冢宰會計官刑廢置治令一惟冢宰之是聽則宰相之權豈不重乎故觀冢宰之詔王贊王則知宰相之權不至於太重觀百官之詔冢宰贊冢宰則知宰相之權不至於太輕

邦典

周官言六卿之職而曰各率其屬周禮言六官之掌而曰使率其屬則是治屬冢宰教屬司徒禮屬宗伯政屬司馬刑屬司寇事屬司空截然一定而不亂矣今太宰

欽定四庫全書

禮經會元
卷一上

十八

何以謂之掌六典嘗觀小宰之職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則六官各率其屬矣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則六官各分其職矣舉以屬則邦治不容於相侵辨以職則邦治不容於相紊然而太宰六官之長一相之尊邦治無所不統其可以分職率屬拘之乎鄭氏曰典者常也經也法也大臣秉之以為常經五官守之以為常法五官不守其常法則邦典廢弛而無所執大臣不秉其常經則邦典渙散而無所稽今以六典觀之治者經理而統

紀之也邦國以之經官府以之治萬民以之紀無非就吾條理也教者安靜而馴擾之也邦國以之安官府以之教萬民以之擾無非屬吾教化也禮以統乎人諧與和亦統也故邦國官民以之統合而諧和政以正乎人平與均亦正也故邦國官民以之平正而均齊刑以禁暴止邪故詰之以去其姦刑之以示其法糾之以繩其非事以興事勸功故富之以足其用任之以責其効生之以阜其財凡此六者千萬世常經不易之法邦國之

欽定四庫全書

禮經會元
卷一上

十九

治亂繫焉官府之脩廢繫焉生民之休戚繫焉此非大臣之責而誰責然六典而謂之建邦何哉蓋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先王所恃以立國者賴有此典存焉耳是以司徒之安邦國而曰掌建邦土地之圖宗伯之和邦國而曰掌建邦天地人之禮司馬之正邦國而曰掌建邦之九法司寇之刑邦國而曰掌建邦之六典不特此爾小宰掌建邦之官刑小司徒掌建邦之教法小宗伯掌建邦之神位大司樂掌建國之學政太史掌建邦之典

法朝士掌建邦之朝法無非先王所恃以立國者也而況六典之大其可一日而不立乎是故太宰兼而總之以佐王治邦國小宰司會又掌其貳以逆其治司書又掌之以叙其財太史又掌之以逆其治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又從而分掌之此十條所以先六典而太宰所以統百官也至如小宰六職則官府之所掌也六職所治只言邦國萬民而不言官府蓋六典太宰所掌以統百官而理邦國治萬民者也六職官府所令以佐太宰而理邦國治萬民者也故及邦國萬民而不言官府而於財用之節賓客之懷鬼神之事盜賊之除百物之生聚特加詳焉其所以平均安寧諧和所以服正詰糾富養者與六典大略相似不然則六者何以不均謂之典而謂之職與雖然太宰六典均所以治邦國官府萬民也既曰掌邦典以佐王治邦國又曰乃施典于邦國又曰以典待邦國之治六典之治何獨詳於邦國邪何謂邦國鄭氏曰大曰邦小曰國邦之所居亦曰國非也

案周禮曰惟王建國曰掌建邦此王國之通稱也曰凡建邦國曰凡邦國小大相維此侯國之通稱也此言邦國者其侯國之謂乎周人之治未及官府都鄙萬民而首言邦國以見王大一統而無王國侯國之分也蓋天子之所自治者王畿千里而已千里之外則建侯國焉太宰以六典而施之邦國是必總以九州而為之建其牧如八命作牧是也爵有五等而為之立其監如啓監是也設其參謂三卿也傳其伍謂五大夫也陳其殷謂衆士也置其輔謂府史胥徒也一國則有一國之民一國則有一國之官內而王畿之官民既治之以六典外而侯國之官民其可舍六典以為治乎是故太宰掌邦治以均邦國司徒掌邦教以安邦國宗伯掌邦禮以和邦國司馬掌邦政以平邦國司寇掌邦禁以刑邦國六官之職莫不於邦國致詳焉此太宰所以施典於邦國而曰以典待邦國之治也自六典而下則有官府之法都鄙之八則侯國亦有官府都鄙則亦不能外是法

則以為治矣大抵邦國者佐王治民者也六官者佐王治邦國者也向使先王不詳於邦國之治則膺五百里至百里之寄者孰肯為吾究心於民哉故周官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正謂是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夫豈無自而然歟

官法

外而邦國既有六典以待之內而官府必有八法以治之何謂官府鄭氏曰百官所居之府是不然官者合卿

欽定四庫全書

禮經會元
卷一上

二十三

大夫士而言也府者總府史胥徒而言其大也先王設官分職建大宰大司徒等六卿以為正立小宰小司徒以為貳設宰夫鄉師等官以為考陳上士中士下士之衆以為殷置府史胥徒之屬以為輔凡此者皆所賴以佐王共治也太宰之職六典之中一則曰治官府二則曰教官府曰統百官曰正百官曰刑百官曰任百官二言官府四言百官互言之耳皆詳言百官府之治也至如小宰六職六叙六屬六聯八成六計無非官府之法

況太宰統百官者也其可無八法以治之乎今觀八法之目官屬即小宰之六屬官職即小宰之六職官聯即小宰之六聯官計即小宰之六計官成即小宰之八成有如官法官刑官常之目雖不得而考而宰夫所掌曰官法以治要曰官常以治數曰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皆此物也惟其有官屬則治有所統而不亂有官職則官有所守而不侵有官聯則關節脉絡有貫通而無扞格有官常則綱領條目有秩序而無舛訛有官成則以之經理而有所依據有官法則以之聽治而有所操執有官刑則人知警戒而無慢心有官計則人知勉勵而無怠志小宰宰夫贊太宰故執其詳太宰乃執其要蓋以道揆之臣而執是法以臨于官府則邦治官治其有不就吾之條者乎又況八法之治太宰既以施之官府又云以待官府之治小宰既執其詳又云掌其貳以逆官府之治司會既逆之司書又掌之太史又從而逆之則其詳於官府之治可知矣大抵官府修則百官庶府

欽定四庫全書

禮經會元
卷一上

二十三

無曠官官府治則百揆萬幾無廢事周之治官府不一而足在宰夫則掌官府之召令在宮正則比官府之次舍一財用也宰夫既乘其出入詔冢宰而誅賞之大府則掌受其財職內則貳其入數職歲則貳其出數職幣則欽其幣餘周人之詳於官府如此又安有曠職廢事者乎是以小宰正歲以官刑令於百官府俾各修職考法待事聽命其有不恭國有大刑是有以警之於其始月終則以叙受羣吏之要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是有以察之於其終太宰乃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詔王廢置於一歲之終既而大計羣吏之治復行誅賞於三歲之後如此則百官府以治中來上受而藏之真可與天府寶玉俱藏而無愧寧不謂之冢宰佐王統百官之力與

都則

太宰邦國官府之治既有六典八法矣都鄙在六鄉六遂之外故又有八則以治之蓋都者王子弟之食邑公

卿之采邑如載師所記公邑任甸地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是也此即王制所謂天子縣內百里者九七十里者二十一五十里者六十三以其采地之祿視公侯伯子男故亦曰國鄭氏謂如周召毛聃原畢之屬在畿內者不惟畿內有之侯國之外亦有都鄙左傳所謂大都中都外都西鄙北鄙之類是也鄭司農縣士方士注晉韓須為公族大夫食縣魯季氏食於都是侯國亦有都鄙矣此地亦有一項官民烏可無法以治之則猶法也特與官府異名爾或者徒見八法之治官府太宰既執其要小宰宰夫又治其詳八則之名僅見於太宰而已則謂古人詳法而略則重內而輕外吁有是哉周人之於都鄙未始不詳其設官也必為之建其長謂食采者也立其兩謂有佐貳者也設其伍謂有大夫五人也陳其殷謂有旅士也置其輔謂有府史胥徒也是其官吏與官府無異而況法象之布必及都鄙政令之和治中之察必及都鄙歲年之正法令之贊皆

及都鄙以至禮官之屬則有都宗人家宗人政官之屬則有都司馬家司馬刑官之屬則有方士朝大夫都士家士至於都則一官專主都家之八則家者家邑之名即鄙也故職謂之都家或謂之都邑都鄙之官既詳且備孰謂八則之治可略乎且以八則觀之有社稷之神則有祭祀有長貳之官則有法則有殷輔之吏則有廢置以升降之有賢能之士則有祿位以進退之有經費之用則有九賦九功之所入有居邑之民則有六俗五禮之所行刑誅慶賞以收其良心田獵征役以協其衆力八者曰馭謂其操縱闔闢之權自上出也蓋近而羣臣既有八柄以馭之內而萬民又有八統以馭之豈於都鄙之官吏士民刑賞賦役而聽其長貳之自為治乎是故都家司馬戒令則必聽于國司馬方士都家獄計則必上于國而聽于朝朝大夫掌都家之治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無一不歸王之所馭也然而官吏民士可馭也神者幽而無迹又安得而馭之蓋古者雖敬於

神而未嘗聽於神三時不害則奉粢以告之牲牷肥腍則奉牲以告之有功者無不報也犧牲既成粢盛既備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無功者無不奪也是以春官都宗人家宗人掌祭祀之禮凡祭祀必致福于國國有大故令禱祠必反命于國蓋其神歸王所馭也先王設廢置刑賞之法以馭吏民雖至幽而鬼神亦在吾操縱闔闢之內是其為則未嘗略也又況祭祀不離於九式法則不出於八法賦貢即賦斂之財賄刑賞即計吏之誅賞祿位廢置無非八柄之所馭禮俗田役無非八統八成之所施初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是故太宰既以八則待其治小宰司會太史又以八則逆其治實以八法之治同掌焉蓋聖人之治天下大則家四海而無外小則體萬物而不遺吏吾同體也民吾同胞也豈以千里王畿之內遽有詳略之別邪

馭臣

太宰既以八法治官府胡為而又以八柄馭羣臣蓋八